

Dream Spring Back

梦回春归

鲍翎 邵频宇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Dream Spring Back

梦回春归



鲍翎 邵频宇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回春归 / 鲍翎, 邵频宇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060-8267-9

I. ①梦… II. ①鲍… ②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38703号

梦回春归

(MENG HUI CHUN GUI)

作 者: 鲍 翎 邵频宇

责任编辑: 王 艳 孙立英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7.25

字 数: 432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8267-9

定 价: 42.00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序 言

赵遵生

邵国栋先生的又一部新书《梦回春归》终于面世了，实在值得庆贺！何以庆贺？且还“实在”呢？不仅仅是新书之出，乃在——险险就无从出。我这位书生老朋友曾跟我说：遵生兄，我要封笔了。缘由是年龄大了。70出头，亦是不小。可老兄的身体，仍了得呀！不说练功，已是生活一部分的长跑、登山——甚而一起登过原始状的野山，均不在话下。也不说了得的英语，其思维活跃，何曾无所事事？我的老同学梁晓声曾友善地批评我“书生气太重”，而这位邵“老先生”，可比我重多了！重到“奇”处，偶尔犯迂；每每连夫人都禁不住会“消遣”他一番，他却乐呵呵，笑以置之。

封笔？封得了？

我几度亦戏亦真地撩拨这位老友：如我们之辈，又非什么名人大家，不过区区一介作者而已，就不要封什么笔了；身体好，有想法，就写，不必拼命便了。他煞有介事地思量一番，点点头，书生气拂拂地“嗯”出个很文艺范儿的拖腔。

于是乎，《梦回春归》面世了；于是乎，新的考量，又在继续中。该庆贺吗？该“实在”庆贺吗？该！

《梦回春归》，我是一气看完的。主人公龚示力求学问道的艰辛历程，抓住了我，真有点欲罢不能；如“校园风波”“伸张正义”等章节，不由令我怦然共鸣，泪不能禁。对于弱小者的同情，感同身受；对公平、公正的追求与坚守，不计一己浮沉的大迷茫、大痛苦，念念于百姓民众安危的大得失、大生计，不惧权贵，勇于求索——龚示力这一并没有画上句号，凝聚着几多心血的足迹，正是为实现中国梦而拼搏的一代新民的真实写照！其意义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作品主人公龚示力塑造的成功，当然得力于作者凝练、典型化的创造，毋庸讳言，也得力于主人公生活原型的可圈可点，非同寻常。仅就不用真名这一淡然的决断，即可见原型人物的过人之处。我接触过大大小小的创业者不在少数，多半莫不希冀着以自己的真名示众。也可以理解，这关联到自己的声名、品牌与紧连着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我就见识过不惜以重金著书立作，打造自己的董事长、总裁。应该说，有的是值得一书的，于人、于国、于社会均有助益；而多半就未必了。有钱能使鬼推磨？也未必。

为此序言，我亦曾采访过原型人物，问他何以不用真名？几多人还求之不得呐！他自嘲地一笑道：“我是个平常人。只想实实在在做一两件事，做成功，对老百姓的健康有点助益，就知足了。”与这位低调的企业家一席谈，参观了他那偌大的铁皮石斛养殖基地，耳目不由为之一开！就与市场经济接轨而论，工业、农业、服务（包括金融等）、文创诸业，农业是最弱势的——周期长，价值低，靠天吃饭，付出多，收入少。他的养殖业，偏偏就在“弱势群体”之中。偏偏就是这弱势群体，居然规模宏大，气温调节、滴灌养育、水土培植、认养开发种种，已初具现代化农业的规模与举措；有的还借助于国内外的先进技术与模式。足见他已在扎实地探索改变弱势农业、与现代化接轨之途。他的少说、多干，低调、高求，败而不馁、成而不骄，正是他的大业希望之所在！

从原型人物到书中龚示力，从艰难入学，到波澜迭起的大学生活，到毕业的风云变幻，到离别人所向往的“铁饭碗”，可谓一脉相承——是个认定春色不回头的人。

邵国栋写他，是写对了。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我们理应多一些，再多一些如龚示力这般的探索者、实践者。

此书，通过龚示力形象的塑造，剖析了当下的中国，亦揭出了时下的“短板”，尤其是官场与实现中国梦大相径庭的积弊。

作者寄意于斯，祈在变革。

纵观文坛、艺苑，“搞”风盛行，有恶搞、有搞笑，“搞”字当先，无所不有；如《梦回春归》们，未必受欢迎，更不消说青睐了。国栋兄不改初衷，耕耘个中，值得点个赞！

确是文如其人。你打开《梦回春归》，即可嗅觉到习习书卷之气，亦是



邵国栋书生之气。他对中国的古文化，颇有钟情，即便于平素，也会冷不丁地冒出几句陆游、苏东坡的诗词来，不管你反应如何，即便你不以为意，甚而发笑，他会自顾自品味个中，亦乐在其中。当然，太乐在其中，就会一不留神于书中蹦出生僻字，让读者走神；也缘于这一不留神，古人史迹的运用稍过；同样缘于此，书中寻常人物会脱口而出国栋兄文绉绉的话来。不过，亦是趣事一桩。

《梦回春归》有情、有节，有故事性，且人物各有脾性，得助于作者系搞戏剧出身，每每于故事的展示中，夹杂风雨雷电，又不时峰回路转。可读，好看，我一气看下去，几多回还欲罢不能呐！呵呵。

愿这位龚示力——认定春色不回头的人，能与我们年轻的创业者所共鸣，能为我们年轻的读者朋友所喜爱。

2015年5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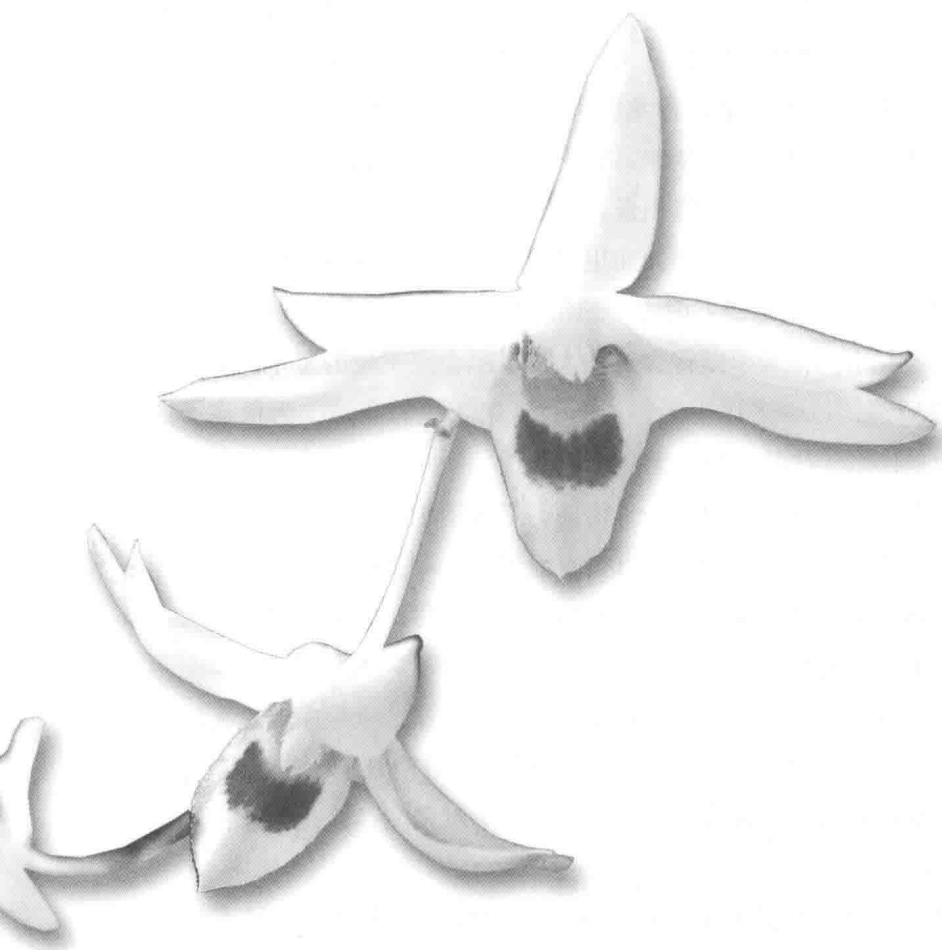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一个苦孩子	1
第二章 考上了大学	25
第三章 大学生活	41
第四章 酒老鬼富起来	63
第五章 校园风波	77
第六章 伸张正义	97
第七章 真情的呼唤	113
第八章 云障雾暗	131
第九章 席卷阴霾	147
第十章 双凰争凤	165
第十一章 畏途觅径	201
第十二章 是倔还是傻	223
第十三章 芝麻开门	249
第十四章 失望拉住希望	279
第十五章 何处栖身地	297
第十六章 逐出三门	319
第十七章 束之高阁	359
第十八章 不走独木桥	391

CHAPTER 1

第一章

一个苦孩子





1

青龙溪从峻峰秀岭中奔流而来，到了青桐镇拐了一个弯，环抱着青桐镇缓缓而去。狮峰岭层峦叠翠，像一头雄狮，卧伏在镇后。据相术师说，青桐镇抱水环山，是个风水宝地，青龙溪引来气口，狮山坐后，前青龙，后白虎，会出将相之才。然而多少年来，镇上的人都是紧巴巴地过日子，谁也没有想过有朝一日镇上会走出个将相来。

说来也奇怪，镇上有一座庙，庙里供着一个菩萨，身穿官服，却只有一只手臂。相传他原本是王子，因为不愿继承王位，从京城一路逃到青桐镇。京城随后派人赶来。他亲手断臂交给来人，以示舍弃王位的坚定意志。从此就落脚在青桐镇，过着平民生活。人们为了纪念他的高洁，为他建了这座庙。至于他是什么年代的人物，无从考证。

近千户人家的青桐镇，只有一条街面，贯穿镇中。除了一家官办的供销合作社有些规模，日用品、棉布、百货一应俱全；剩下的就是几家餐饮、豆制品、茶室和小杂货铺；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在街的尽头，尽管门面不大，但总有男女青年经常光顾，数得上是个热闹的地方。

照相馆的后面有一条小巷，叫龚家弄，巷子不深，全是白墙黛瓦的古老房子，其中有一幢看似高大的门楼，石库墙门，进门还有天井，但不见后进，被一垛高墙割断了，墙后是另一户人家。不难猜测，这是土改被几户人家分割的房产。

门楼里居住着一户姓龚的三口之家：夫妻俩，一个男孩。男人身材高大，大名祖培，为人耿直、豪爽，加上姓龚，都叫他老龚头。但常年多病，



走几步就要气喘。女人长得俏小，端庄，小名叫小娜。

小男孩，取名示力，家里唤他小名羊羊，是他姥姥取的名。说起这个名字还有些来历，那天他娘早上还在生产队里翻番薯藤，到快吃午饭的时候，肚子一阵接一阵地疼，回到家里顾不上做饭，赶紧到房里把准备好的草纸铺在床上。这是她第一次临产，老龚头又远在水库工地上，要到晚上才能回家，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肚子痛得像要把她整个人撕裂开，正当她无法忍受眼前的疼痛和恐惧时，突然楼下一声：“小娜！”

是妈来了！小娜惊喜得“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与此同时，孩子也“呜呜”一声，来到了人间。

姥姥知道女儿的产期，本该早两天就过来，实在是家里的事情多，一时脱不开身。今天她起了个大早，挑着两个小箩筐，里面装着鸡蛋、红糖、干面条，里里外外的几身娃娃衣，连尿布也准备了不少；还特意盖上一张大红纸，纸上压着采来的新鲜柏枝，以示吉利。

从姥姥家到青桐镇有十多里山路，因为赶得急，时逢初夏，已是满头大汗，一步跨进女儿的家门，就一迭声地叫开了。听到楼上的哭声，她撂下箩筐，三步并作两步地登上楼去。

姥姥一到，事情就好办了。经过一阵忙乎，姥姥端着一盆水从楼上下下来往天井里倒。不知是谁家的一只小羊，浑身长着雪白的毛，突然跳进了天井，东张西望的，一见到姥姥，便瞪起两只清亮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朝她看着，小尾巴摇得像个拨浪鼓。姥姥见这小羊可爱，放下手里的水盆。小羊忽然一个转身，走了。

自古以来，人们就认为羊是吉祥之物，羊通“祥”。姥姥看着一蹦一跳而去的小羊，想起刚刚落地、小手小脚乱蹬的小外孙，“这孩子就叫他羊羊吧！”

2

小羊羊生来聪明、懂事，长到七岁的时候，上了镇上的小学。在小学的六年里，他年年都是班里的第一名。接下来要到离镇二十多里的县城去上中



学了。就在这一年，老龚头为生产队看田水，一夜未归。那晚的雾特别大，因为疲劳，赤着一双脚，在田塍的草地上睡着了。草地上凝结着露珠，醒来以后，裤子都湿了。他没顾得上这些，又去忙活了，直到天明才回家。是晚上受凉了吧，第二天就病了。总以为是感冒，没当回事，喝点姜汤就会好的。谁知道，从此落下了病根，咳嗽一直不好，一到天气转凉，病情就加重，晚上无法躺下睡觉，只好靠着床，眯上一会儿。限于经济条件，大医院去不了，当地诊所没少看，民间的土方也服用了不少，都未见好。后来变成了哮喘，走几步就气喘，再也干不了重活。

楼上有两间房，夫妻俩住东头的一间；隔着天井，西头的一间便是小羊羊的卧室。每到夜晚，小羊羊就注意倾听他爹的咳嗽声，一阵咳嗽声过后，他就巴望着爹不再咳了，好安稳睡觉。如果连续几次咳个不停，他便蹑手蹑脚地来到他爹妈的房门前，悄悄地推门进去，唯恐惊醒妈妈，然后坐在他爹的身边，轻轻地抚摸他的胸口。老龚头的喘息渐渐地平静下来了，轻轻地挥挥手，让他快去睡。

小娜突然惊醒了，马上伸出一只手来，抚摸老龚头的胸口，但仅几个上下来回，手就像发条松弛的自鸣钟摆，摇动得越来越慢，最后便无力地停了下来。她太劳累了，现在她是家里的唯一正劳力，田地里的活、家里的活，全靠她。

羊羊回到自己的床上，闭上眼睛却仿佛还能看见他爹激烈震颤的胸脯，妈妈那只时而在父亲胸口缓慢移动着的手，泪水止不住地滚落下来。难道就没有药能治好爹的病了吗？等长大了，第一件事就是要寻找最有名的医生，把爹的病治好。

老龚头平时话不多。小羊羊心里很爱他，却又有些畏惧。记得上五年级的时候，暑假里和几个小伙伴到青龙溪里学游泳。几天前刚下过一场暴雨，溪水涨了许多。下水的地方正好在乌牛潭附近，乌牛潭是溪水最深的地方，潭里还有漩涡。据说多少年前，有一次发大水，上游的洪水奔涌而来，人畜、冲毁的房梁在波涛里翻滚、沉浮。突然，一只巨大的乌牛，呼啸而来，临到这深潭，它一头扎进潭里，再也没有出来，从此得名乌牛潭。青桐镇的人都知道这潭深可畏，到这里都特别小心。但孩子们不懂事，几乎年年都有嬉水的小孩，也有年轻人在这里出事。



小羊羊与伙伴们今天玩得痛快，开始大家在浅水处嬉闹、打水仗，不知不觉地滑向了深水区，加上水涨了，流速快，很快就接近了乌牛潭。小羊羊刚学了一点爬泳，像一只刚入水的小鸭子，两片还长着茸毛的小翅膀，奋力地拍打着水面。这时的水面，看上去和原来的大不一样了：宽阔无边，岸上的房子、田野都离自己很远很远了！江水不可阻挡地向他涌来，像他看过的连环画：巨大的鲨鱼，张开它的嘴巴，迎着鱼群游来，成群成群的鱼，都钻进了它的肚子。小羊羊恐惧了，他想站起来，因为刚才大家都是站着在水里玩的。不知为什么，脚踩不到底，耳朵里就像上课时的敲钟，叮当叮当地响起来，水的颜色已不再是绿油油的，变成了褐色，身体不断地往下沉……

小羊羊的伙伴们，见羊羊遇险了，聚集在溪边大声喊叫：“救命！”

溪边有两株古老的大樟树，蓬蓬如盖，遮挡着骄阳。浓荫下有一张竹筏，几只黑色的鱼鹰站立在竹筏的两边，锐利的眼睛注视着溪水，不时地摇动脑袋，转换着视角。突然竹筏摇晃了起来，跳上了一位渔翁，他是本地人，四十多岁，姓赵，名水生，因为他好酒，都叫他“酒老鬼”。这时他正准备去溪的上游找活路（捕鱼），猛见一个小男孩溺水了，而且就在乌牛潭的边沿，他二话没说，一个纵身，跃入水中，很快把小羊羊托出了水面。

酒老鬼让小羊羊脸朝下，肚子搁在他的肩上。很快小羊羊便吐出许多水。伙伴们都围了上来，不停地喊他。开始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小羊羊才抬起头来，左看看右看看他的伙伴们。

酒老鬼见小羊羊没有大问题，就让他下地，然后交代围着他的孩子们：“快带他回家去。”又伸手摸摸小羊羊的头，“下回当心点！”说罢，跳上他的竹筏，挥篙向岸上一点，驾起竹筏走了。

羊羊觉得有点头晕，四肢乏力，不过还能支持。他不想马上回去，因为身上的短裤还滴滴答答地滴水；更不想让家里知道刚才的险情，害怕受到责骂。幸好小伙伴都在，大家就到樟树荫下玩，再也没有人提议下水了。

大热天的，没多久，短裤就干了，体力也恢复了。在准备回家之前，小羊羊再三告诫他的小伙伴：“今天的事千万别让我爹妈知道！”

第二天傍晚，羊羊在帮妈妈收拾晾晒在院子里的柴火。那时老龚头还没生病，他一天砍回来的柴火，够半个来月烧。

老龚头收工回来了，去楼上拿来两条短裤，对小羊羊努了努嘴。



小羊羊明白他爹的意思，要带他去溪里洗澡。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今天是头一回。羊羊跟在老龚头的后面，走向青龙溪。心里可着慌了，像草丛里的蚱蜢，一跳老高，一跳老高——他担心昨天的事会不会让爹知道了。

夏天的傍晚，溪里人可多了，近岸大多是嬉戏的小孩和浣洗衣服的女人。远处，有几个水性好的人，只露出几个黑点，缓缓地顺流而下，有的忽然改变泳姿，仰面朝天；有的像青蛙一样，一蹶一蹶的。小羊羊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人，但愿没有人到爹跟前来告他的状。

“来！”老龚头拉着小羊羊，径直往乌牛潭走去。

小羊羊陡然惊起！昨天的恐怖情景立刻在眼前浮现，他迟疑了……

“害怕了？”老龚头还是拉着小羊羊往前走。这是一段陡坡，直下乌牛潭。因为乌牛潭的恐怖，平时走动的人不多，加上大樟树的浓荫，坡道上长满深绿色的苔藓和杂草。小羊羊心惊胆战地跟在老龚头的身后，他不知道今天爹为什么要带他到这个吓人的地方来。

老龚头站在岸边。小羊羊一脸惊惧地站在他的身旁。墨绿色的溪水不停地打着漩儿。不知什么时候大樟树钻到水里去了，伸展开它那巨大的枝丫，蓝色的天空成了水底，这水有多深啊！他仿佛感觉到溪水宽阔无边，又仿佛看见了鲨鱼的巨大嘴巴，头皮不禁一阵阵发麻……

“扑通”一声，老龚头跳进了水里，乌牛潭的可怖情景被老龚头激起的浪涌统统湮灭了。老龚头也像那些远离岸边的游泳健儿，一会儿侧身，一会儿仰面朝天。忽然人不见了，水面上漾开的波澜渐渐地消失了……

小羊羊惊慌起来，乌牛潭把爹淹没了！和自己一样沉下水底去了！他四下里张望，看不见那张竹筏和救他命的渔翁——酒老鬼，急得大声喊爹……

突然，水面上泛起一个大浪涌，浪涌里冒出了老龚头！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说：“羊羊，下来！”

小羊羊依然在惊惧中，挪不开脚。

“别怕，下来！”

小羊羊还是站着不动。

老龚头上岸了，一把抱起小羊羊跳进了水里。他把小羊羊托在手里，教他最基本的游泳要领，让他反复做。累了，歇一会儿再练。

因为有多爹保驾，小羊羊不再那么恐惧，手脚也放开了。原先要吞没他的



溪水，变得舒缓、轻柔起来。

眼看太阳就要下山了。老龚头说：“回家，明天再来。”

换好了干净的裤子，爷俩蹲在溪边洗刚刚游泳时穿过的短裤。

“昨天淹了？”老龚头问。

爹怎么知道了？小羊羊有些紧张。

老龚头洗好了裤子，伸手用力把水泼向远处，水花击落在那些让人害怕的水漩儿上，乌牛潭——原本是一张恐怖的脸，此刻变成了一张笑脸。

老龚头看着小羊羊，说：“你知道吗？今天为什么要带你来这乌牛潭？”

小羊羊依然还有几分畏惧地看了老龚头一眼，没说话。

“你长大了。在哪里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个男人。我的爹，你的爷爷说：‘是男人，水里、火里都要去得。’”

小羊羊瞪大眼睛看着老龚头，然后慢慢地把目光移向乌牛潭那深绿色的水面。老龚头刚才击落的水花消失了，却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在波涛里挥臂斩浪。

回家的路上老龚头交代：“那个救你命的人，我会去谢他的。日后你可不能忘记他。”

小羊羊终于明白，今天爹为什么要带他到乌牛潭来。

3

羊羊去县城上中学。老龚头病倒了。小娜看着病魔缠身的老龚头，当年健壮得简直像头牛，从不让她做一点重活；小两口也从未红过一次脸，真说得上是百般恩爱。如今不仅要照顾他的病，还要下地做生活（劳动），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个人。小娜虽然也出生在农村，但家里条件比较好，上有哥哥、姐姐会做活，她只要照看两个弟妹，很少去田地里做生活。她生来个子俏小，体力有限，个中的艰难、困惑，她无处可说。唯一能得到安慰的是，从小聪明懂事的小羊羊，一天天长大了，也许龚家的指望就在这孩子的身



上。想到这里，所有的愁楚都化解开了，所有的痛苦都默默地忍受着。

妈妈的艰难，羊羊都看在眼里，一到星期六下午放学，就早早地赶回家，急急忙忙地赶往小娜做生活的地方，顶替她娘，让她早些回家。星期天，基本上都下地做生活。镇上的人说他是半个“鞋袜人”（不参加体力劳动的人）。

羊羊不仅会做农活，家务事也会，只要是妈妈要做的，他都能帮着做。烧饭、做菜、腌菜、制酱、裹粽、拓粿、做面食，样样会。令人难以想象的——还会做针线活。邻里有时来串门，正好撞上羊羊在做针线，那些大婶、大妈就问：“小娜，你将来准备娶媳妇还是嫁女儿啊？”

羊羊在县里读书是住校的。每个星期带上家里的粮食到学校换成饭票。菜也是自家带的，装在一个“北佬筒”（搪瓷杯）里，大都是咸菜、霉干菜之类，要吃一个星期。天冷还好，遇上夏天，到后半一个星期，就会变味，没办法，也只能坚持着吃。

羊羊最喜欢吃腌菜炒笋。上初二那年的春天，小娜进山里拔来好些青笋。周二那天，小娜一大早就起来，赶忙把昨晚剥出来的笋煮熟，摊晒在凉榻上，只要几个太阳下来就可制成笋干，这是家里常备的干菜。接着炒好满满一“北佬筒”的腌菜炒笋，装在“警报袋”（抗战时期形成的词语）里，便匆匆上路，往县城中学里赶。下午得赶回来割麦子，这样只耽误半天工夫。

两年前，小娜带着羊羊第一次走进这所县城中学，后来就再也没有来过。她知道羊羊的教室和寝室在哪里，令人意外的是，找到了教室，空无一人。又找他寝室，也不见人。奇怪了！这些孩子都到哪里去了？正当她六神无主时，恰好遇上了一个熟人，同是青桐镇的，在这里当炊事员。经他指点，找到了大操场。

这是上午最后一节课——体育课，一班孩子正在进行队列训练。小娜和她的老乡站在操场边上。羊羊走在队伍中间，根本没有注意到不远处妈妈正在注视着他。

小娜想着下午得赶回去，不能久待。但又不敢贸然出现，怕影响孩子上课。还是她老乡有办法，快步走进操场，悄悄地对老师说了。说完径直就走了，去准备中午开饭。



老师立刻让羊羊来到跟前，手指操场边上的树荫下。

羊羊终于看见了妈妈！立刻像一匹小马驹，撒腿奔跑起来，边跑边喊：“妈！”

“慢点，慢点。”小娜满脸堆笑地看着儿子跑来。

羊羊大口喘气，站在妈妈跟前。

小娜伸手抹去羊羊额头上的汗，然后把手里的“警报袋”递给他：“给你拿点腌菜炒笋来。”

“哇！”羊羊兴奋得叫起来，迅速打开口袋，从“北佬筒”里抓出一撮来，塞进了嘴里。

小娜轻轻地拍了羊羊一下：“现在就吃？同学们都在看你了！”

羊羊鼓动着两边的腮帮，有点不好意思地回过身来看。还好，队列在继续行进，好像没有人在意他。

“我得赶回去！”小娜说着就要走。

“妈，你还没有吃饭呢！”

“你不要管我。自己当心。听老师的话。”

“哦！”羊羊看着妈妈走出操场，消失在通往校外的林荫道上。

羊羊提着“警报袋”，能这样去上课吗？四下里观望，这里是操场的北端，设有不少单杠、双杠、吊环之类的体操器械，他把“警报袋”挂在双杠上，赶快跑回体育课堂。

羊羊心里惦念着妈妈：时近中午，妈妈到哪里去吃饭？进城里去吃？他知道，妈妈身上没有钱。家里有一点钱就攒起来，留着给爹买药。妈妈一定是饿着肚子回家，二十多里路，还要翻过一道很高的岭。想到这里，他很不忍心地看了一眼那只挂着的“警报袋”，尽管那袋子挂在双杠上，却感到它挂在自己的心口上，很沉！很沉！眼眶里忍不住滚动起泪水。

队列训练结束。老师宣布，男女生分开，练习1500米跑。羊羊分在第一组，做完准备运动就开始。羊羊想，能不能借这长距离奔跑去追赶妈妈，把自己的中午饭也带上？担心老师不会同意，呆呆地站在一旁。

“龚示力，你怎么了？还不做准备运动？”

羊羊一惊！缓缓地开始运动。

老师见他情绪不对，是刚才家里来人引起的？发生什么事了？这孩子可



是全校有名的优秀学生。“龚示力，你过来。”

羊羊快步来到老师跟前。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1500米能跑吗？”

“能。老师，我想……”

“你说。”

“我想，我想去公路上跑。”后半句话说得很轻，他不想让别人听见。

“去公路上跑？！”老师有些惊讶。

羊羊走到老师身边，把自己的忧虑全对老师说了。

“原来是这样！”老师用赞许的目光看着这个充满爱心的孩子。也许是老师的职业使然，他感觉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将来一定会有作为。

羊羊得到了老师的许可，他快速取来“警报袋”；又跑到食堂，取出自己的饭盒，一并放在“警报袋”里，捆扎停当，沿着妈妈刚才走过的林荫道，开始追赶妈妈的长距离奔跑。

通往青桐镇的公路是一条老式的沙土路。羊羊手里提着“警报袋”，眼睛注视着前方的行人，奔跑的双脚在沙石上发出“嚓嚓嚓”的响声。那时山区的交通运输还很落后，路上行人稀少；又正是在吃午饭的时候，羊羊跑出校门，只遇见过两个拉手推车的人。

将近跑了三里多路，还没见到妈妈的影子，羊羊有些急了！

公路进入盘山道，迎面都是很大的拐弯，羊羊一跑到弯头上，便想象转过弯道定能遇见妈妈！但几个大弯转过，还是没见到。公路越来越陡，这是有名的金鸡岭，上下十里路，传说这里松林茂密，曾经有一只金鸡飞来林中，要三世修行的好人才能得到它。解放以后修通了公路，依然蜿蜒在茂密的松林中。

妈妈在哪里啊！她没有往回走？到哪里去了？

妈妈在哪里呢？小娜出了校门就感到有点饿了，今天起得早，匆忙做完家里的事就往几十里外的学校赶，俗话说，“五里空肚，十里空肠”，长途跋涉，最容易饥饿。她身上带着两元钱，原本想进城去面店吃碗有俏头的面条。她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进县城了。记得还是怀上羊羊的那年，他爹带她进城，午饭在一家面店里吃咸菜肉丝面，到现在还没忘记那面条的滋味——香！